

“趵突腾空”是济南著名的景观之一，然而，它究竟“腾空”多高，却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前些日子，我去海南旅游，在美兰机场候机厅遇到山东老乡董老太太。董老太太老家山东滕县，虽年已八十有二，可身体硬朗，思维清晰，且很健谈。董老太太说，1960年时她和丈夫在济南铁路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工作调动离开济南，现定居银川。说起济南的泉水，老人满是溢美之词，说那时趵突泉“三股水”喷涌很高，足足一米多，气势壮观。说到这里，她问我，“三股水”现在还喷不喷，泉涌还那么高吗？董老太太的问话，让我一时难以回答。

回到济南，我总想起董老太太的话：1960年时“三股水”真的喷涌一米多高吗？带着好奇和疑问，我去查资料。

记载趵突泉喷涌的文字很多。首先查到的是古时“三股水”喷涌情况。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从少年起就有志“访渎搜渠”，他在《水经注·济水二》中这样记载：“泉源上奋水涌若轮，突出雪涛数尺。声如隐雷”，“泺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喷涌三窟”。这些文字清楚描述了“三股水”的高度和形状：“雪涛数尺”“水涌若轮”。我曾在民俗馆看过古代木车展品，那木轮车车轮高度近一米半，以此可以推见，“三股水”高度该不低于一米。

宋代的曾巩曾任齐州(宋朝时的济南)知州，任职期间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大明湖“曾堤”就是他主持兴建的。他在趵突泉边建“泺源堂”时，曾写《齐州二堂记》，其中有“自(渴马)崖以北，至历城之西，盖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数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这里不仅记录了“三股水”高度“高或至数尺”，还正式赋予泺水“趵突泉”之名。

在济南，人们都熟悉《鹤华烟雨图》，画中描绘了鹤山与华山之间的美丽景色，作者是元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赵孟頫。赵孟頫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时，曾作《趵突泉》一诗，诗中有：“泺水发源天下无，平地涌出白玉壶。”赵孟頫用白玉壶来形容泉涌的高度以及形态。

清末的刘鹗和当代的老舍一样，是描写济南山水风光文人名士中的翘楚。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这样写趵突泉：“三股大泉，从池底冒出，翻上水面有二三尺高。据



明府城史话 “趵突腾空”高几许

□程兆强

士人云：当年冒起有五六尺高。”刘鹗不仅记录当时“三股水”喷涌二三尺，还提到听济南人说“当年冒起有五六尺高”。

除去上述名人，元代的元好问说：故泉出水面，才二三尺。元代张养浩诗云：“三尺不消平地雪，四时尝吼半空雷”。清代的王渔洋说：溅珠喷雪，仰出二尺许。历代文人骚客所写的赞美趵突泉的文章歌赋中，大都写了涌泉的高度，除少数诗人采用了比兴夸张手法，多数作者采用的是纪实写法。纵观所写“三股水”高度可划为两组数据：一个是二三尺高，一个是五六尺高。

到了近代，科技迅速发展，统计数据日趋翔实，文字记载可靠可信度愈高。有文字记载，1956年趵突泉公园建园时，“三股水”高30多厘米。1952年10月，毛泽东游览趵突泉时，资料显示“三股水”一尺多高。而在《济南的泉水》(1982年地质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说，1959年“三股水”能冒二尺多高。

有关“三股水”喷涌的文字，还见于历

蟋蟀打斗为哪般

定退出军界，定居济南，而转入商界。张自忠仍愿从军，车百闻就亲自跑了一趟廊坊，介绍给了曾经的同僚冯玉祥，得到冯玉祥赏识，委为中尉排长，他的连长就是后来著名的倒戈将军石友三。

北洋时期是一个社会阶层剧烈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军人当道的时代，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车百闻虽已退出军界，但是和军界联系广泛，人脉资源很广。当时裕兴化工厂始建未久，因为要依赖五柳闸附近的水道，但却遭军界刁难，最终是车百闻出面摆平了此事，所以被邀入股，实际最初是裕兴送的干股。车百闻后来投资了不少实业，也真在裕兴投了钱，成为成丰面粉厂等很多新兴企业的股东，亦购置房产多处，济南很著名的“皇官照相馆”就是车百闻的房产，租给照相馆用的，此房至今仍在使用。

车百闻死在了抗战爆发前夕。车迈平此时也已接手裕兴等实业，车家与张自忠渊源深厚，两家结了儿女亲家。抗战军起，1940年5月，日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以中将之身担任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他自己亲自率领2000多人渡河作战。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亲赴一线白刃战，最终战死沙场，成为死在抗日战场上军阶最高的将军。将军遗体被夺回后，送往重庆行国葬礼，送葬当日，路经宜昌，十万军民沿江护送，日军飞机三次掠过送葬队伍上空，军民无一人慌乱躲藏，日军亦未敢投弹。

史文献和民间传说。

一则是王渔洋《池北偶谈》中记载：康熙九年(1670)，藩臬置酒，邀提督杨官保捷，忽大雷雨，龙首入户，泉涌起丈余，水大上。诸公急呼骑，水顷刻及马腹，踣坠而死者数人，从来未有之异也。

另一则是“趵突泉”石刻“突”字上少一“点”的传说。说古时候趵突泉水势汹涌，达数丈高，泉池里许多书法家的碑刻常被大水冲走。百姓和官员想请一位官职高同时又是书法家的人书写立碑，既能显示趵突泉特殊地位，又能压住那肆意喷涌的泉水，于是，请时任山东巡抚胡纘宗来写。胡纘宗是山东最高行政长官，又是著名书法家，他一连写了几幅，选中一幅刻于碑上。端午这天，由知府官吏把“趵突泉”石碑立在池中。不承想，没过几天，有人发现石碑上象征着盖住趵突泉大水盖子的“突”字上少了那一“点”，被“腾空”的泉水冲到了大明湖。因此，大明湖牌坊上“大明湖”“明”字“日”字旁多了一“点”。

这些传说或多或少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趵突泉喷涌，曾达到过极致，甚至发生了水灾。

其实，最终决定“三股水”高度的，是其地下水位和涌水量。当“三股水”水位高，喷水量丰沛时，出现“趵突腾空”奇美景观，涌泉一米多，或者更高，亦不是妄谈。

有资料说，趵突泉景区马跑泉西北角监测仪的实时监测显示，2015年6月趵突泉日涌水量近1万立方米，只是丰水期的1/20。而另一份资料则说，上世纪60年代有一年趵突泉日喷涌水量达到40多万立方米。

由此说来，山东老乡董老太太说1960年“三股水”喷涌一米多高，没有错，是真的。

【泉城忆旧】 长清大素包 与新梅村饭店

□台应新

中老年朋友们都爱吃长清大素包，但是，如果说新梅村饭店里的长清大素包是最正宗、最有名的，恐怕吃过的人不多，知道的人就更少。

话说清朝光绪年间，长清县有一个专卖素馅大包子的小店，其味道平平，销量一般。在包子店附近，有一个摆摊小商贩叫赵君祥，他天天厮守着小货摊，倒是经常去买大素包充饥。同是生意人，想法不一样，不久这个赵君祥就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自己能学到包包子的手艺，做得再好吃一些，生意肯定要比现在摆摊好，说不定也会比这家包子店的买卖好。

于是他一边钻研调馅方法，一边筹集资金。上世纪20年代初，赵君祥和他父亲联手在长清县西门里开设了一家素馅包子铺，开始了艰苦创业的第一步。

刚开始干，赵家父子也没有想到给店铺起个名字。随着大素包配料讲究，几个大馅儿多而声名鹊起，他们就地取了一个极其简单朴素的名字——“长清大素包”。

赵君祥的父亲病故之后，赵君祥便子承父业，继续经营大素包。随着包子销量大增，有了一些积蓄后，赵君祥便想到人多地广的济南发展。

大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赵君祥在大观园后门路北，找到一家店面，从此“长清大素包”开始在济南扎根落户。由于赵君祥制作的包子个大、皮薄、馅多、味香，经济又实惠，“长清大素包”的名字不胫而走，风靡济南。

后来赵君祥将店铺迁到了经二路纬一路“新市场”的南门外(也就是魏家庄那条街)继续经营。

那时的新市场是济南老商埠区建立的第一个市场，比大观园的建立早16年，所以新市场的商业环境和商业气氛要比大观园更成熟一些。借助有利的环境，长清大素包又开始了新的发展和突破。据一位熟悉长清大素包的老济南人回忆：大素包的制作工艺十分严格，每斤面粉出十个剂子，擀出的皮又大又薄，必须包进一斤馅方够标准。拌馅以粉条和时鲜的大路菜为主，春秋以菠菜为主，夏季节有韭菜，冬为大白菜，配料主要有鸡蛋(炒后搅碎)、虾皮、豆腐(剁碎后油煎)、葱花不能剁碎，而是以大片刀把葱白顶刀切成极薄的小圆片而不碎，拌在碧绿的菜中，再加香油、花生油、胡椒粉等，特别提味。蒸熟后的包子呈半透明状，隐约见馅，香味扑鼻，令人垂涎。除门市上现蒸现卖外，还有许多商贩来此批发，远销至城里、东南关一带。长清大素包一度成为济南名吃之一。

1948年济南解放后，赵君祥的长清大素包一直在新市场南门外原址经营。1956年公私合营时，长清大素包和新市场内的北顺居以及七八家店铺合并在一起，于1956年4月29日正式改名为“新梅村饭店”。

合并后的新梅村饭店以经营鲁菜和面点为主，长清大素包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和原有的面食(比如蟹壳黄、荷花酥、状元水饺等)，一起被列为山东风味小吃，后被评为济南风味小吃。新梅村饭店也以精湛的鲁菜制作和传统的经营风格火爆一时。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新梅村饭店的经营全面萎缩下滑，于1991年下半年倒闭，长清大素包的制作工艺也就在民间餐馆和包子铺里得到了传承和改良。如今在泉城济南，你可以看到，“长清大素包”的招牌遍布济南的大街小巷，长清人来济南开的自称最正宗的“长清大素包”的店铺，更是遍地开花。

【齐鲁斗蟋旧事(七)】

□白峰

刘冠三同辈人中，有一位车迈平先生算得上济南蟀坛名将，“蟀坛”不过是戏称，但此人也真算得上是将门之后。

其父车震车百闻，临清人，早年入北洋。1911年辛亥革命时，车百闻与冯玉祥皆为北洋第二十镇之下的标统，两人相熟，但是冯玉祥参加了滦州起义，出任革命军参谋长，车百闻为人谨慎，既不出卖起义军，也并未参与起义之事。这一年车百闻的小老乡张自忠考入天津的北洋政法学堂求学。那是一个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张自忠在天津加入了同盟会，听说山东政法学校多教授新思想，山东新政亦颇有气象，遂转学至济南。张自忠毕业后不想去做法官，觉得生逢乱世，此举不似大丈夫所为，遂有投军之举，投的就是身在北洋军的车百闻。车百闻一生引以为傲的是民初曾指挥平定蒙古库伦叛乱之战，迫使蒙古库伦王爷终止了分裂国家的行为。

1916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将军在云南率先举起反袁大旗，袁世凯急派北洋军平叛，车百闻此时已是旅长，张自忠为车部随军参谋。他所在的二十师兵发湖南，结果却被赵恒惕部击溃，车百闻亦被俘。赵恒惕亦非寻常人物，举人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回国后为蔡锷练兵。辛亥革命后曾受黎元洪十万大洋组建新军，事未成，赵恒惕将款项悉数归还，黎元洪对其人品赞赏。1913年追随谭延闿参加二次革命，攻入湖北，被北洋军汤芑铭部俘获，经黎元洪、蔡锷保释出狱。这次却是北军败了，赵恒惕还记着旧事，也就没为难北军被俘将领，悉数放归，不掠财物。

赵恒惕曾多次主攻湖南，通缉追杀过青年毛泽东。此人政治上可能反动，但是人品却也圈可点。

车百闻经此一役，却心灰意冷，遂决

本来是写蟋蟀，不料却信马由缰，写开了人间之战。想来亦有关联。蟋蟀死战，乃出自本性，实为争食、争穴、争雌，乃为求得生存和繁衍的权利，民族间战争亦是求族群的生存空间，实为一理。然人为万物之灵长，多出了一份思想，故而有“非暴力、不合作”之举，亦有为信仰、为理想、为正义等等观念而战之事，倘仅为私利而战，为争夺女人而战，与虫何异？人类虽有思想这个强大的武器，但是各个族群、宗教、利益共同体之间却都自认为只有自己掌握着真理，相互间难以沟通，乃至不愿沟通，最终也还是难免刀兵相见。所以直到今日，人们还是将勇气、坚忍视为非常重要的品质而加以强化。

蟋蟀虽微虫，却也引人遐思。人们喜欢蟋蟀，大约也与人之生物本性中争胜之本能有关，即便太平之世，人们还不是也创造出各种体育赛事，一拼高下。体育明星亦为万众推崇，一如蟋蟀名将。

车迈平后来以执掌裕兴化工厂而闻名，“文革”后曾有其名章数枚在文物店售出，被我一位长辈朋友无意中购得，可知车迈平在“文革”中不免抄家之难。

有关车迈平斗虫的详情柏良先生所知最多，多得自其师刘冠三先生的讲述，再则柏良先生与车迈平的公子恰为同学，又同属一支篮球队，故所知独多。柏良先生在《秋战韬略》一书中曾著录过车迈平麾下名将“鬼头刀”：

秃背烂衣，8厘2 车迈平获于长清城北

此虫青金色大圆头，斗丝白细隐沉，浅蓝项，背上仅一小片翅衣，碎不成形。身立厚圆长，随身重紫牙。在名家荟萃的斗场上，咬死过两条名将，后再无人敢碰。后来到天津放大斗，一口赢敌，敌虫被咬昏，亦再难觅对。人称此虫为“鬼头刀”。